

說郭卷第十三

畫鑒 一

元湯 屋

采真子妙於考古在京師時與今鑒書博士柯君敬仲論畫遂著此書用意精到悉有據依惜乎尙多疏略乃爲刪補編次成裘名曰畫鑒後有高識賞其知言采真子東楚湯屋載之自號也

吳畫

曹弗興古稱善畫作人物衣紋皴皴畫家謂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宣和內府刻意搜訪不過兵符圖一卷予嘗見於錢唐人家上有紹興題印筆意神彩疑是唐末宋初人所爲也

晉畫

衛協晉人也唐名畫記品第在顧生之上世不多見其蹟畫譜所傳高士圖刺虎圖予並見之乃唐末五代人所爲耳真蹟不可見

或云二圖是支仲元作

顧愷之畫如春蠶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有不可以語言文字形容者曾見初平起石圖夏禹治水圖洛神賦小身天王其筆意如春雲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傅染人物容貌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暈飾唐吳道玄早年嘗摹愷之畫位置筆意大能彷彿宣和紹興便作真蹟覽者不可不察也謝朓云愷之畫迹不迨意聲過其實近見唐人摹本始得其說

六朝畫

陸探微與愷之齊名予平生止見文殊降靈真跡部從人物共八十人飛仙四皆各有妙處內亦有番僧手持鬻饅者蓋西域俗然此卷行筆緊細無纖毫遺恨望之神采動人真希世之寶也今藏祕府復有維摩像觀音像觀摩利支天像皆不迨之張彥遠謂體運適舉風力頓挫一點一畫動筆新奇非虛言也

展子虔畫山水大抵唐李將軍父子多宗之畫人物描法甚細隨以色暈開予嘗見故事人物春山人馬等圖又見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人物面部神彩如生意度具足下爲唐畫之祖

六朝人畫魯義姑圖一兵士持戈作勇猛之勢義姑作安詳答問之態棄所生子於地作畏懼怖急挽母衣之狀而所抱之子以兩手抱義姑之項回視兵士一如生筆法細潤傳色鮮明望而知其非唐畫舊藏申屠大用家今歸義興王氏王藏繆畫至三百軸此爲最也

唐畫

五代附

闔立本畫三清像異國人物職貢圖傳法太上像五星像皆宣和明昌物余並見之步輦圖畫太宗坐步輦上宮人十餘輿輦皆曲眉豐頰神彩如生一朱衣髻官執笏引班後有贊普使者服小團花衣及一從者贊皇李衛公小篆題其上唐人八分書贊普辭婚

事宋高宗題印字真奇物也

王芝字慶家收闔令畫西域闔爲唐畫第一趙集賢子昂題其後云畫惟人物最難器服舉止古人所特留意者此一備盡其妙至於髮采生動有欲語狀蓋在虛無之間真神品也吳道子筆法超妙爲百代畫聖早年行筆差細中年行筆磊落揮霍如蓴菜條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方圓平正高下曲直折筭停分莫不如意其傳采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縑素世謂之吳表當時弟子甚多如盧稜伽楊庭光其尤者也五代宋絳亦能彷彿終不甚似覽者當意得之常見道子熒惑像烈焰中神像威猛筆意超動使人駭然上有金章宗題印祕在內府又見善神二燈摩利諸天像帝釋像木紋天尊像及行道觀音托塔天毗沙門神等像行筆甚細恐其弟子輩所爲耳

王右丞維工人物山水筆意清潤畫羅漢佛像至佳平生喜作雪

景劍閣棧道驟網曉行捕魚雪渡村墟等圖其畫輞川圖世之最著者也蓋其胸次瀟灑意之所在落筆便與庸吏不同

周昉善畫貴遊人物又善寫真作士女多穠麗丰肥有富貴氣李思訓畫著色山水用金碧輝映爲一家法其子昭道變父之勢妙又過之故時人號爲大李將軍小李將軍至五代蜀人李昇工畫著色山亦呼爲小李將軍宋宗室伯駒字千里復倣效爲之嫵媚無古意予嘗見神女圖明皇御苑出遊圖皆思訓平生合作也又見昭道海岸圖絹素百碎但存神采觀其筆墨之源皆出展子虔輩也

曹霸畫人馬筆墨沉著神采生動余平生凡四見真蹟一奚官試馬圖在申屠侍御家一調馬圖在李士弘家並宋高宗題印其一下槽馬圖一墨一驢色圍人皆立見鬚眉髣髴奇甚其一予所藏人馬圖紅衣美髯奚官牽玉面駢綠衣闌官牽照夜白筆意神采

與前三畫同趙集賢子昂嘗題云唐人魯畫馬者甚衆而韓曹爲之最蓋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以出衆工之右耳此卷曹筆無疑困人太僕自有一種氣象非世俗所能知也集賢當代賞識豈欺我哉

韋偃畫馬松石更佳世不多見其筆法磊落揮霍振動杜子美詩所謂戲拈秃筆掃驂騮倏見麒麟出東壁者予嘗收紅韉覆背馳馬圖筆力勁健驥尾可數如顏魯公書法往歲鮮于伯幾見之驚嘆累日嘗賦詩曰渥洼產馬如產龍韋偃畫馬如畫松奇文也惜不成章而卒

韓幹初師陳閎後師曹霸畫馬得骨肉停均法遂與曹韋並馳爭先及畫貴游人物各臻其妙至于傅染色入縑素予嘗見其人馬圖在錢唐王氏二奚官引連錢聽燕支驕又見一卷朱衣白帽人騎五明馬四蹄破碎如行水中乃李伯時舊藏在京師見明皇試

馬圖三馬圖調馬圖五陵遊俠圖照夜白粉本上有幹自書內供奉韓幹照夜白粉本十字要知唐人畫馬雖多如曹韋韓特其最著者後世李公麟伯時畫馬專師之亦可謂優入聖域者也

戴嵩專畫牛爲韓晉公澁幕客專師法于韓而青出于藍者也不惟畫牛至于川原樹石牧子樵童亦各臻妙予凡七見真跡一在揚州司德用家二牛相鬪毛骨竦然一在四明士人家一牛引犢奇甚又見三牛圖渡水牛圖歸牧圖皆合作也古人云牛畜非文房清玩若其筆意清潤開卷古意勃然有田家原野氣象予于嵩有取焉

韓晉公澁畫人物及馬牛圖嘗見其田家移居圖村童蠅戲圖醉客圖鼓腹圖醉學士圖及牛圖數本人物源流顧陸牛圖是其所長戴嵩得其緒餘有名于世是蓋人物不及而牛獨過之也

陳閱開元中人畫人物得名明皇幸蜀作金橋圖人物閱主之予

見其照夜白馬國筆法細潤在曹韓下

唐人花鳥邊鸞最爲馳譽大抵精于設色濃豔如生其他畫者雖多互有得失歷五代而得黃筌資集諸家之善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水師孫位至于花竹翎毛超出衆史筌之可齊名者惟江南徐熙熙志取高尙畫草木魚蟲妙奪造化非世之畫工所可及也熙畫花落筆頗重中略施丹粉生意勃然黃之子居寶居家熙之孫崇嗣崇矩各得熙家學熙之下有唐希雅亦佳多作頗筆棘針是効其主李重光書法後有長沙易元吉作花果禽畜尤長于獐猿多游山林窺猿狖禽鳥之樂園其天趣若趙昌惟以傅染爲工求其骨法氣韻稍劣也又如滕昌祐丘慶餘葛守昌崔白艾宣丁貺之徒皆得其緒餘以成一家要知花鳥一科唐之邊鸞宋之徐黃爲古今規式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也

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著堆起絹素而不隱指平

生凡四見其真跡要不在盧稜伽之下

楊庭光學吳生行筆甚細而不弱畫佛像多在山林中雜畫一一
臻妙

裴寬善畫小馬宣和所藏一卷予嘗見之作山林間小馬十數蕭
散閒逸筆墨甚雅真奇作也

張璪松石清潤可愛平生嘗見四本並佳後得山堂琴會圖趙子
昂見之欲得不與因題云張璪松人間最少此卷幽深平遠如行
山陰道中誠寶繪也

翟琰師吳生筆法大不及惟得傅色之法嘗見孔雀明王像甚佳
周古言畫在周昉之下文矩之上有夜遊圖傳于世

張萱工仕女人物尤長于嬰兒不在周昉之右平生凡見十許本
皆合作畫婦人以朱暈耳眼以此爲別覽者不可不知也

王洽潑墨成山水烟雲慘淡稅去筆墨畦町予小年見一幀甚有

意度今日思之始知爲治畫再不可見也

湯子昇畫人物極妙江南人家鑄鑑圖真奇物也

盧鴻一畫傳世不多予見宋人摹其竹堂圖筆意位署清氣襲人真跡可知其妙也

范長壽醉道士圖曾見一本皆直軸筆法堅實可愛著色亦潤

蜀人畫山水人物皆以孫位爲師龍水尤位所長者也世言孫位畫水張南本畫大水水本無情之物二公深得其理常見孫位畫水魚龍出沒于海濤神鬼變滅于雲漢覽之凜然真傑作也

唐無名人畫至多要皆望而知其爲唐人別有一種氣象非宋人所可比也

荆浩山水爲唐末之冠關仝嘗師之浩自號洪谷子作山水訣爲范寬輩之祖

陸晃畫人物極工元章畫史稱其庶人章子嘗從同里葉氏見之

描法甚細而有力又有解厄天官像等數圖皆粗惡可厭蓋晁畫自有二種細者爲上

五代左禮與韓虬各畫佛像入妙曾見畫十六身小羅漢坐岩中筆意甚工不在韓虬之下

關仝霧鎖山關圖差嫩是早年真蹟在京師人家

董元天真爛熳平澹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此米元章議論唐畫山水至宋始備如元又在諸公之上樹石幽潤峰巒清深蚤年礬頭頗多暮年一洗舊習予于祕府見春龍出蟄圖孔子哭虞丘子春山關溪岸圖秋山圖及窠石二幀于人間約見二十本皆其平生得意合作元之後有鍾陵僧巨然及劉道士劉與巨然同時畫亦同但劉畫則以道士在左巨然則以僧在左以此爲別耳要皆各得元之一體至米氏父子用其遺法別出新意自成一家然得元之正傳者巨然爲最也

董元山水有二種一樣水墨礬頭疎林遠樹平遠幽深山石作麻皮皴一樣著色皴紋甚少用色穠古人物多用紅青衣人面亦用粉素者二種皆佳作也

周文矩畫人物宗周昉但多顛掣筆是學其主李重光畫法如此至畫仕女則無顛筆

李後主命周文矩顧弘中圖韓熙載夜燕圖予見周畫二本至京師見弘中筆與周事蹟稍異有史魏王浩題字并紹興印雖非文房清玩亦可爲淫樂之戒耳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紙上至于畫絹絹文稍蠢元章謂徐熙絹如布是也

唐熙雅弟忠作花鳥亦入妙品在易元吉之下用墨作棘針易不能及之也

李昇畫山水嘗見之至京師見西嶽降靈圖人物百餘體勢生動

有未填面目者是其藁本上有紹興題印若無之則以爲唐人藁本也

道士牛戩信筆作寒鵲野雉甚佳

宣和畫譜載唐李漸畫馬筆和氣調今古無儔及見三馬圖與所聞甚不逮然自有一種氣韻不可以形似求之也

支仲元畫神仙人物多有作奕棋之勢筆法師顧陸緊細有力人物清潤不俗每見高宗題作晉六朝高古名筆者多仲元所作當有知者賞予言

唐畫龍圖在東浙錢氏家絹十二幅作一幀其高下稱是中心畫一龍頭一左臂雲氣騰湧墨痕如臂大筆蹟圖勁沉著如印一鱗如二尺盤大不知當時用何筆如此峻利上有吳越錢王大書曰感應祈雨龍神并書事蹟舊題作吳道子要知唐人無疑也

嘗見紙上畫一人騎甚佳後題永徽年月日太原王弘畫不知弘

爲何人徧考不出信知唐人能畫者固多記錄不能盡也

仕女之工在于得其閨閣之態唐周昉張萱五代杜霄周文矩下及蘇漢臣輩皆得其妙不在施朱傅粉縷金佩玉以飾爲上予嘗收宮女圖文矩筆也置玉笛于腰中自視指爪情意凝竚知其有所思也又見文矩畫高僧試筆圖在錢唐民家一僧攘臂揮翰旁觀數士人咨嗟嘖嘖之態如聞有聲真奇蹟也

董元夏山圖今在史崇文家天真爛熳拍塞滿軸不爲虛歇烘鎖之意而幽深古潤使人神情爽朗如人行山陰道中應接不暇豈意數尺敗素亦能若是耶

顧德謙蕭翼賺蘭亭圖在宜興岳氏作老僧自負所藏之意口目可見後有米元輝畢少董諸公跋少董畢良史也跋云此畫能用硃砂石粉而筆力雄健入本朝諸人皆所不能比丘塵柄指掌非盛稱蘭亭之美則是力辭以無蕭君袖手營度瑟縮其意必欲得

之皆是妙處畫必貴古其說如此又山西童藻跋云對榻僧斬色可掬侍僧亦復不悅僧物果難取哉

唐人畫李八百妹黃庭經圖曾于司德用家見一本萬山中一白衣婦人踞地臨溪洗一本經經上之毫光燭天殊不知其意也胡環畫番部人馬用狼毫製筆疏渲駿尾緊細有力至于穹廬什物各盡其妙司德用家唱鷹圖真妙品也

阮郫畫人物仕女極工且秀美見者愛玩錢唐人家有賢妃盥手圖尤佳絕

五代婦人童氏畫六隱圖見于宣和畫譜今藏山陰王子才監簿家乃畫范蠡至張志和等六人乘舟而隱居者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亦甚可愛

黃荅畫枯木信手塗抹畫竹如斬釘截鐵至京見二幀信天下奇筆也

衛賢五代人作界畫可觀予嘗收其盤車水磨圖佳甚又見王子慶驢鳴圖亦佳但樹木古拙皴法不老耳

胡翼工畫人物關仝畫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爲之僧貫休畫羅漢高僧不類世俗容貌

郭乾暉畫鷹鳥得名于時鍾隱亦負重名自謂不及乃變姓名受傭于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再拜陳其所以郭憐之盡以傳授故與齊名古人用心獨苦者如此

郝登畫馬甚俗嘗見人馬圖不過一工人所爲殊無古意上有宣和題印又曾見滾塵馬圖後有篆文曰金陵郝登極妙知是兩手又見渲馬圖亦俗始悟滾塵馬是無名人筆後妄加篆文以取重不知反累畫也

陸瑾江南人畫捕魚圖大抵宗王右丞嫵媚過之又嘗見溪山風雨圖尤佳

厲歸真五代人畫牛甚妙嘗見牧牛圖大幅遠山清潤人牛閒適
後有八分書羽士厲歸真筆舊藏高仲山家今不知在何處

張符畫牛得名于唐曾見渡水牛一卷甚平常在戴嵩之下符自
號烟波子

曹仲玄三官及五方如來像予曾見之聞江南王氏家有白衣觀
音像未見大抵曹師吳生不得其法晚自作細筆畫以自別爲一
家在支仲元下

孫孟卿松石問禪圖在錢唐人家一松清潤一僧甚閒雅一士人
作問答尊禮意筆法精妙古稱爲孫吳生名不虛得也

僧傳古龍體勢勝董羽作水甚不逮僕平生于龍畫最多留心看
覽葉公之迹不傳于世唐畫曾見錢氏所藏十二幅絹素作一首
一臂五代之迹不可復見祕閣曹弗興龍首于傳見之張僧繇吳
道子輩所作不傳于世傳古龍約看至十四五本亦曾收過三本

大抵得蜿蜒升降之態而猶未免于畫法且看馬圖要識神駿龍圖要識變化故畫龍馬最難蓋一主于變化出沒必流于戲墨于畫法甚戲若拘于畫法則又乏變化之意故龍畫尤難董羽專門之學亦不拘于形似元章云董羽龍似魚傳古龍似蜈蚣真知言哉嘗見董元龍數本皆清奇可愛元之長政不在是姑置不論近世陳容公儲本傳家者流畫龍深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噴水成霧醉餘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成之升者降者俯而欲噓者怒而視者踞而爪石相向者相鬪者乘雲躍霧戰沙出水者以珠爲戲而爭者或全體發見或一臂一首隱約而不可名狀者曾不經意而皆得神妙豈胸中自有得于天者耶

五代袁峩宋徐白善畫魚及觀其迹不過刀几間物耳使人徒起炙膾之興獨文臣劉寀畫水中魚雖風萍水荇觀之活動至于鱗尾性情游潛迴泳皆得其妙平生嘗觀其畫近見落花遊魚圖紅

桃一枝落花數片一赤鯉漾輕波吹落英深得詩人之意

僧運能五代人善畫佛像

宋畫

附國朝

武宗元宋之吳生也畫人物行筆如流水神采活動嘗見朝元僊仗圖作五方帝君羣從服御眉目顧盼一一如生前輩甚稱賞之營丘李成世業儒胸次磊落有大志寓意于山水凡烟雲變滅水石幽閒平遠險易之形風雨晦明之態莫不曲盡其妙議者以爲古今第一傳世者雖多真者極少元章平生只見二本至欲作無李論蓋成平生所畫祇自娛耳既勢不可逼利不可取宜傳世者不多宣和御府所藏一百五十九卷真僞果能辨耶翟院深臨摹彷彿亂真若論神氣則霄壤之分也宋復古李公年王誥陳用志皆宗師之得其遺意亦足名一世郭熙其弟子中之最著者也范寬名中正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畫山水初師李成既

乃嘆曰與其師人不若師諸造化乃脫舊習遊秦中徧觀奇勝落筆雄偉老硬真得山骨宋畫山水超絕唐世者李成董元范寬三人而已嘗評之董元得山之神氣李成得山之體貌范寬得山之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爲百代師法寬尤長雪山見之使人凜凜其弟子黃懷玉紀真商訓然黃失之似商失之拙各得其一體若懷玉刻意臨摹其雪山遇得意處淺意未易斷也

郭熙河陽人宗李成善得煙雲出沒峯巒隱顯之態嘗論畫山曰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觀其議論可知其畫也僕平生見真跡約五十本然絕佳者不過一二十軸而已然山頂峻險學者苟失其意竟或匾薄無雲深林密之態後世楊士賢顧諒皆學之

許道寧初賣藥長安市中畫山水以集衆故蚤年畫俗惡太甚至中年成名稍自檢束至細微處始入妙理傳世甚多佳本極少峯

頭直皴而下是其得意也

王詵字晉卿學李成山水清潤可愛又作著色山水師唐李將軍不今不古自成一家內臣馮瑾慕其筆墨臨做亂真高宗竟題作王詵觀者不可不察也然予能望而知之

李伯時宋畫人物第一專師吳生照映前古者也畫馬師韓幹不爲著色獨用澄心紙爲之惟臨摹古畫用絹素著色筆法如雲行水流有起倒作天王佛像全法吳生

士人高仲常專師伯時彷彿亂真至南渡吳興僧梵隆亦師伯時但人物多作出水紋稍乏神氣若畫馬則全不能也

伯時莫年作畫蒼古字亦老成予嘗見徐神翁像筆墨艸艸神氣炯然上有二絕句亦老筆所書佳作又見伯時摹韓幹三馬神駿突出縑素今在杭州人家使韓復生亦恐不能盡過也

王端畫人物古拙無神氣

石恪畫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紋籊筆成之

武岳長沙人工畫人物尤長于天神星像用筆純熟其子洞清能世其學過父遠甚凡世間星像天神藥王等像傳流甚多神妙不俗大抵與武宗元相上下而神采勝之宗元朝元仙仗圖昔藏張君錫家今歸杭人崔氏儘一疋絹作五帝朝元人物仙仗皆頃相倚大抵如寫艸書然亦奇物也

王士元善畫山水屋木宣和畫譜止于山水部收山關關一卷至稱其兼有諸家之妙人物師周昉山水師關全屋木師郭忠恕凡所下筆皆極精微卻于宮室敘論中貶之云如王士元輩可以皂隸目之議論相反者每如此

高克明山水雖工不免畫人之習無深厚高古之氣

趙幹畫山水多作江南景風致不俗杭人收秋涉圖上有宣和題印佳甚

翟院深學李成畫山水臨摹逼真自作多不佳世所有成畫多此人爲之

王齊翰畫佛像神仙山水筆法雖佳不免近俗若入細者因勝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畫花鳥如生人但以能獐猿名之燕文季作山水細潤辟清可愛然取其氣骨無有也

裴文暉工畫牛有聲然形似有之古意不足也李伯時摹李將軍海岸圖雖摹昭道法至於水痕林藂處不能脫其習此卷在京師人家

孫太古湖灘水石圖在浙右人家雙幅長軸中畫一石高數尺湍流激注飛濤走雪聽之似覺有聲筆法甚老黃筌不能過也

徽宗性嗜圖畫作花鳥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間有如神品者歷代帝王能畫者至徽可謂盡意當時設建畫學諸生試藝如取程文等高下爲進身之階故一時伎藝皆臻其妙嘗命學人

畫孔雀升墩障屏大不稱旨復命餘子次第呈進有極盡工力亦不得用者乃相與詣闕陳請所謂旨曰凡孔雀升墩必先左腳卿等所圖俱先右腳驗之信然羣工遂服其格物之精類此當時承平之盛四方貢獻珍禽異石奇花佳果無虛日徽宗乃作冊圖寫每一枝二葉十五版作一冊名曰宣和睿覽集累至數百及千餘冊予度其萬幾之餘安得工緻至于此要是當時畫院諸人做做其作特題之耳然徽宗親作者予自可望而識之

鄆王徽宗第二子也能畫花鳥克肖聖藝墨花入能品嘗見一卷後題年月日臣某圖進呈徽宗御批其後曰覽卿近畫似覺稍進但用墨粗欠生動耳後作當謹之以此知一時諸王留心於畫者皆如此也

張敦禮汴梁人畫人物師六朝筆意哲宗堦也嘗見其論畫曰畫之爲藝雖小至于使人鑒善勸惡聳人觀聽爲補豈可儕于衆工

哉敦禮畫人物貴賤美惡容貌可見筆法緊細神采如生江南見陳元達鎖樹諫圖其忠義之氣突出縑素在京師見阮孚蠟屐圖人物樹石並做顧陸後有敦禮所受追贈太師誥命是其家藏之物子孫就以誥命附其後真奇品也

文與可竹真者甚少平生止見真者五本僞者三十本往見張受益右齋泥壁屏上倒垂枝上題熙寧二年己酉冬至日巴郡文同與可戲筆奇作也後見畫絹二本一一如此題筆墨皆相似天地間未見者尙多豈與可一日間能作此數本耶然真僞一見自可辨之

東坡先生文章翰墨照耀千古復能留心墨戲作墨竹師文與可枯木奇石時出新意僕平生見其謫黃州時于路途民家雞栖豕牢間有叢竹木石因圖其狀作木葉亦細紋其縷及在祕監見拳石老檜巨壑海松二幀奇怪之甚墨竹凡見十數大抵寫意不求

形似僕曾收枯木竹石圖有元章一詩今爲道士黃可玉所有矣亦奇品也

米芾元章天資高邁書法入神宣和立書畫學擢爲博士初見徽宗進所畫楚山清曉圖大珍賞復命書周官篇于御屏書畢擲筆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稱賞元章再拜求索所用端硯因就賜元章喜拜置之懷中墨汁淋漓朝服帝大笑而罷其爲豪放類若此作畫喜寫古賢像山水其源出董元天真發露怪怪奇奇枯木松石時出新意惜傳世不多耳其子友仁字元暉能傳家學作山水清致可掬亦略變其尊人所爲成一家法烟雲變滅林泉點綴生意無窮平生亦見真玩人不曾易手當時耆耆年有詩云善畫無根樹能描朦朧雲如今身貴也不肯與閑人其爲世貴重如此予平生凡收數卷散失不存今但有一橫披紙畫上題數百行字全師董

元真元暉第一品也其弟友知亦善畫亦能書元章云幼兒友知代吾名書碑及乎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示簡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元章嘗稱華亭李用字景元作翎毛有天趣樹木不佳僕屢見其畫樹木甚拙禽鳥佳處多

宋宗室如千里希遠皆得丹青之妙如大年小景墨雍雜禽又出尋常宗室筆墨之外者

濮王宗漢墨雁可入神品

宋迪字復古師李成清甚士大夫畫中最佳不在李公年之下其猶子子房亦得家法

劉涇字巨濟與元章同爲畫友作枯木有奇思

周怡者畫院人宣和末承應摹倣唐畫有可觀

崔白蘆雁之類雖清致予平生不喜見之獨有一大軸絹闌一丈

許長二丈許中濃墨塗作八大雁盡飛鳴宿食之態東坡先生大字題詩曰扶桑之繭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遺鳳銜後誰能鼓臂投三丈云云真白之得意筆也

李伯時十六小馬圖至京師時始見之紙素數寸中作山林十六馬飲水齧艸樂天趣于其間神駿可愛伯時小字題其後今在郝大參家

徽宗自畫夢遊化城圖人物如半小指累數千人城郭宮室麾幢鼓樂仙嬪真宰雲霧霄漢禽畜龍馬凡天地間所有之物色色具備爲工甚至觀之令人起神遊八極之想不復知有人世間奇物也今在嘉興陳氏又見其臨李昭道摘瓜圖舊在張受益家今聞在京師某人處明皇騎三驥照夜白馬出棧道飛仙嶺乍見小橋馬驚不進遠地二人摘瓜後有數騎漸至奇跡也

程坦元章時人善雜畫往往見之張受益收松竹幛八幅頗妙人

物甚俗城南李氏收鍾馗小妹二幅甚惡元章謂程坦能汗茶房酒肆壁者此論真是也

花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致所爲寫意者也傳世不多僕平生止見四五本子昂學其枝條花用別法

宋南渡士人多有善畫者如朱敦儒希真畢良史少董江參貫道皆能畫山水窠石若畫院諸人得名者若李週唐曾馬賁下至馬遠卞圭李迪李安忠樓觀梁楷之徒僕于李唐差加賞閱其餘亦不能盡別也

畢少董能畫山水不在朱希真之下僕嘗見之故表異以語後人馬和之作人物甚佳行筆飄逸時人目爲小吳生更能脫去俗習口意高古亦人未到也

池州畫工作九華秋浦圖元章云甚有清趣師董元僕平生凡有七八本其工緻甚多信元章之說不妄

楊補之善墨梅甚清絕水仙亦奇自號逃禪道人

楊昇雅江右人墨梅甚佳大抵宗補之別出新意水仙蘭亦佳
趙孟堅子固墨蘭最得其妙其葉如鐵花莖亦佳作時用筆輕拂
如飛白畫狀前人無此作也畫梅竹水仙松枝戲墨皆入神品水
仙爲尤高子昂專師其蘭石覽者當自知其高下近世牧溪僧法
常作墨戲蘆惡無古法

廉布字仲宣畫枯木叢竹奇石清致不俗本學東坡青出于藍自
號射澤老人畫松柏亦奇杭州龍井寺版壁畫松石古木二幅得
筆法後有王清叔亦畫枯木竹石臨做逼真但筆墨粗惡少生意
耳

常州太和寺佛殿後有徐友畫水名清濟貫河中有一筆尋其端
末長四十丈觀者異之有之妙豈在是哉筆法既老波浪起伏得
其水勢相對活動愈看愈奇兵火間寺屋盡焚而此殿巍然獨存

豈水能厭之邪

金人王庭筠字子端畫枯木竹石山水往往見之獨京口石民瞻家幽竹枯槎圖武陵劉進甫家山林秋晚圖上逼古人胸次不在元章之下也

金人楊祕監者畫山水全師李成

任詢字君謨金國人草書入能品畫山水亦佳在王子端之下
金顯宗章宗父也畫墨竹俗惡章宗每題其籤

金人畫馬極有可觀惜不能盡知其姓名

近世龔聖予先生名開淮陰人身長八尺碩大美髯讀書爲文能成一家法畫馬專師曹霸得神駿之意但用筆最蘆此不爲足耳
畫人物亦師曹韓畫山水師米元暉梅菊花卉雜師古作卷後必題詩或贊跋皆新奇嘗自畫瘦馬題詩曰一從雲霧降天關空進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瘦骨夕陽沙岸影如山此詩膾炙人口

真有盛唐風致嘗作雲山藥五冊傳于家僕嘗見之及平生所臨畫藁亦奇物也

江南畫工陳琳字仲美其先本畫院待詔琳能師古凡山水花竹禽鳥皆稱其妙見畫臨摹彷彿古人子昂相與講明多所資益故其畫不俗宋南渡二百年工人無此手也

外國畫

高昌國畫用金銀箔子及朱墨點點如雨銷洒在紙上畫翎毛如中國花艸亦佳

高麗畫觀音像甚工其源出唐尉遲乙僧筆意流而至于纖麗

論畫

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筆莫不各有所主況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故畫之六法得其一二者尙能名世又得其全者可知也今人看畫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合其意者爲佳不

合其意者爲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失對僕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闊之意見畫愛玩不去手見鑑賞之士便加禮問遍借記錄髣髴成誦詳味其言歷觀名迹參攷古說始有少悟若不留心不過爲聽聲隨影終不精鑒也

人物于畫最爲難工蓋拘于形似位置則失神韻氣象顧陸之蹟世不多見唐名手至多吳道子畫家之聖也照映千古至宋李公麟伯時一出遂可與古作者並驅爭先得伯時畫三紙可敵吳生一紙得吳生畫二紙可易顧陸一紙其爲輕重相懸類若此

古人以畫得名者必有一科是其所長如唐之鄭虔蜀之李昇並以山水名宣和畫譜皆入人物等部畫目稱其能山水而所收止人物神仙耳其他不可枚舉僕凡欲修宣和畫譜者數矣惜未得遂所欲也

宋高宗每搜訪至書畫必命米友仁鑒定題跋往往有一時附會

迎合上意者嘗見畫數卷頗未佳而題識甚真鑒者不可不知也
世人藏畫必欲盛飾以金玉不知金玉乃誨盜之端

前賢事跡可鑒

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
得其法最爲害物至于庸人繆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藻本不
識物亂訂真僞令人短氣

書畫之好本士大夫適興寄意而已有財力收購有目力鑒賞遇
勝日有好懷彼此出示較量高下正欲相與誇奇鬪異今世之輕
薄子則不然縱目力略知一二見人好物故貶剝疵類用心計購
至于必得倘不得則生造毀謗必欲此物名譽不彰若賞鑒高尚
之士固不待破說平常目力未定者或爲所惑已收一物性命與
俱妄自稱譽人或欲之必作說難阻得善價而後已此皆心術不
正不可不鑒

看畫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必拘以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初學不可不講明要妙觀閱記錄否則縱鑒精熟見畫便知何誰便識美惡之由茫然無對雖妄加議論支梧一時言吐俗繆識見淺短爲知者所哂不可不學也

人家子弟不可不學看書畫蓋留心不于此則于彼所益非一端前輩名人鉅公未有不游意于此者陳無已詩云老知書畫真有益卻悔歲月來無多讀之可爲浩歎

古人畫藁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畜之蓋艸艸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

宋人賞鑒精妙無出于米元章然此公天資極高立論時有過處當時如劉巨濟薛道祖林子中蘇志東兄弟輩皆不及後有黃伯思長睿者出作法帖刊誤專考米公之失僕從而爲辨析甚詳作法帖正誤專指長睿之過當使元章復生不易吾言也

俗人論畫不知筆法氣運之神妙但先指形似者又上達之士有一等論畫之神妙便云畫十二時辰圖有十二遊蜂循環飛動畫婦人則有回身動頭之異不可枚舉此皆迂繆之說以求奇也

今之人看畫多取形似不知古人最以形似爲末節如李伯時畫人物吳道子後一人而已猶未免于形似之失蓋其妙處在于筆法氣韻神彩形似末也東坡先生有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僕平生不惟得看畫法于此詩至于作詩之法亦由此語

唐人畫卷多用碧綾剗背當時名士于闌道上題字自經宣和紹興裝飾盡用拆去古迹邈不可得已

唐人背手卷多有紫綾作標首玉綾作引首用珊瑚爲小軸如今藏經之狀

宋末士大夫不識畫者多縱得賞鑒之名亦甚苟且蓋物盡在天

府人間所存不多動爲豪勢奪去賈似道擅國柄留意收藏當時趨附之徒盡心搜訪以獻今往往見其所有真僞相半豈當時聞見不廣抑似道目力不高一時附會致然耶

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烟江疊嶂之類不可枚舉

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花之至清畫者當以意寫之不在形似耳棘去非詩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其斯之謂歟

畫有賓主不可使賓勝主謂如山水則山水是主雲烟樹石人物禽畜樓觀皆是賓且如一尺之山是主不可使賓勝主凡賓者遠近折筭須要停勻謂如人物是主凡賓者皆隨其遠近高下布景可以意推之也

染絹上深下淡薰絹上黑顏色黯淡槌碎者文理不直絲亂斷惟

自然古者絹黑而丹青自明看畫不可以縑素明闇爲辨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在支體之外者佳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傅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得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

收畫之法道釋爲上蓋古人用王于此欲覽者生敬慕愛禮之意其次人物可爲鑒戒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其次花草其次畫馬可以閱神駿若仕女番族雖精妙非文房所可玩者此元章之論也

今人收畫多貴古而賤近且如山水花鳥宋之數人超越往昔但取其神妙勿論世代可也只今如本朝趙子昂金國王子端宋南渡二百年間無此作元章收晉六朝唐五代畫至多在宋朝名筆

亦收置稱賞若以世代遠近不看畫之妙否非真知者也

觀畫之法先觀氣韻次觀筆意骨法位置傳染然後形似此六法也若看山水墨竹梅蘭枯水奇石墨花魚禽等遊戲翰墨高人勝士寄興寫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先觀天真次觀筆意相對忘筆墨之迹方爲得趣今人觀畫不知六法開卷便加稱賞或人問其妙處則不知所答者皆平昔偶爾看熟或附會一時不知其源深可鄙笑

收留名畫山水花竹窠石等作折軸文房館掛若故實人物必須得橫卷爲佳

畫之爲物有不言之妙古人命意如此須有具眼辨之方得其理若賞閱不精又不觀紀錄知其源流徒對顧陸名筆不過爲鼠竊金以自寶奚責其知味哉

山水之爲物稟造化之秀陰陽晦暝晴雨寒暑朝昏晝夜隨形改

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洋如萬頃波者未易摹寫如六朝至唐初畫者雖多筆法位置深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宏鄭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荆關又別出新意一洗前習迨于宋朝董元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山水之法始備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二三人終不迨也

世俗論畫必曰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故人以界畫爲易事不知方圓曲直高下低昂遠近凹凸工拙纖麤梓人匠氏有不能盡其妙者况筆墨規尺運思于縑楮之上求合其法度準繩此爲最難古人畫諸科各有其人界畫則唐絕無作者歷五代始得郭忠恕一人其他如王士元趙忠義輩數人而已如衛覽高克明抑又次焉近見趙集賢子昂教其子雍作界畫云諸畫或可杜撰瞞人至界畫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此爲知言也

大凡觀畫未精多難爲物此上下通病也僕小年見神妙之物稍

不合所見便目爲僞今則不然多聞闕疑古人之所以傳世者必有其實古云下士聞道則大笑不笑不足以爲道卽此意也

觀六朝畫先觀絹素次觀筆法次觀氣韻大概十中可信者一二有御府題印者尤不可信

古畫東移西掇搆補成章此弊自高宗莊宗始也

說郭卷第十三終

說郛卷第十四

就日錄

宋趙□□

號灌園
耐得翁

諺傳古語有云世上好言佛說盡天下名山僧占多此雖重佛教者語亦未通理然而大藏經千百億佛無非皆欲教人律身行己坐脫立亡超脫輪廻之道其間雖有冥漠無稽之語而于大明了大通澈處有無兼遺清心釋累之論多矣僕于金剛經本原通義備言之已然而其徒自叛其師而依權傍勢自違其教而飲酒食肉何哉非佛語之不足信蓋人易惑耳朝爲田夫暮爲緇徒但知袖手端坐吃飯不問賢否便爲尊大至于造罪作業通于常人而又有此等愚庸假此以求衣食以希進達有號賣佛牙郎彼謂佛語爲何如哉且僧占名山世人不知當求孝子立意廬墓之心惰而守墳功德起鬼神祈禱之意興而崇奉香火盛又如福州雪峰

溫州江心京口金山餘杭徑山之類每週廻數百里高千百尺若非以寺僧及徒衆守之必爲盜賊之區須當設數警司養兵數百人巡捕重費縣官與其聞鈺鑼之聲使人畏懼不若聞鍾梵之音俾生善念所以其他大小山麓卽以大名刹鎮之是不重費于官而又得此曹爲官看守山林豈不陰有所利哉而此曹亦不宜少縱恐生他患爾

唐人著夢書言夢有徵夫夢者何也釋氏以四法判之一曰無明薰習二曰舊識巡游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惡先兆周官筮人掌占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造化權輿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浮虛夢揚沈實夢溺寢藉帶夢蛇鳥銜髮夢飛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將病夢食將憂夢歌舞此列子之論也李太白潛書云夢者之在寢也居其傍者無異見耳目口鼻手足皆故形也魂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

室與馬女婦奏樂興乎其前忽富驟榮樂無有限極及其覺也撫其躬亡毛髮之得于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耳嗚呼將幸而覺耶抑將冥冥沒沒遂至于死耶前者諸說各有所見且周官載之甚悉而列子之神遇李太伯之魂遊心溺果然哉然有二說如夜夢得金寶財貨覺而無所獲與女人交覺而失精此非心溺乎如夏月露臥偶夜露下而失覆則夢雪降冬月擁被衾多則夢火熾此非神遇乎夫至人無夢者緣無想念蓋恐此路頭熟著其所好而往所以李太伯有云將幸而覺或有不覺者則將冥冥沒沒而不知返者有之要在平昔學力只這箇是一家工夫賢明當察之

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是聖人素其位而行道以不可專必故歸之于命先言道而後言命天之有命聖人依命而行道所以嚴君平在蜀設肆爲人臣者勉之以忠爲人

子者勸之以孝是亦行道者爾後世不知斯理滯于書傳自立一家或以五行支干或以三元九氣或專取于日或厲于星禽或依于易數衆說紛紛徒惑聞見且如從漢帝入關二百人皆封侯隨趙括四十萬兵悉爲坑死豈漢兵無一名行衰絕運限者趙兵無一卒在生旺日時者此理須當有所處近東淮岳總卿刊江西廖君所類諸家命書爲五行精紀其集錄備載而無去取亦不免拘于五行之內言之且造物者惡得以甲乙數語而窺之耳夫人事未盡焉盡天理故善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言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而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升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于命以何而取焉大抵燭理明之人五行神鬼皆不能拘繫陶淵明有云癡人前不可說夢而達人前不可言命至急則無陰陽凡有安心則被五行所惑一有私心則

爲鬼神所制況天道福善禍淫鬼神禍盈福謙以命取斷于卜師彼以餽口之迫而藉此術以度日欲決行藏一以爲貴一以爲賤轉爲之惑以事求明于神物彼以幽沈之役尸其享祭焉敢以無作有以曲爲直私之于人且人事之公行未有詢神者惟有私求則往祈禱之夫神鬼本畏人而人一有妄心求于彼而彼得以肆欺于其間故明理者俱無斯病近時有一內貴官以門下人命而使術者議之若言命佳則必以奇禍擾之若言命窮則必以好爵榮之此是特與造物爭功略舉此以少釋其惑

錢唐江潮之說前後紀錄不一山海經以爲海鰐出入穴之度佛書以爲神龍之變化葛洪潮記謂天河激湧洞冥正一經云地機翕張盧肇論曰激水而潮生天地噓氣有呼吸晝夜成候而爲潮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王充論衡謂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爲潮寶叔蒙海濤志以潮汐作濤必符于日月日月與海相推海與

月相明東海漁翁海潮論云地浮于大海隨氣出入上下地下則
滄海之水入于江謂之潮地上則江河之水歸于滄海謂之汐浙
江發源最近江水少海水多其潮特大潘洞浙江論曰海門有二
山曰龕曰赭夾岸潮之初來亦慢將近是山岸狹勢逼如湧而爲
濤姚令威叢語載會稽石碑大率元氣嘘翕天隨氣而漲激瀆渤
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浙江南自纂風北自嘉興夾山而水闊
下有沙潭切皮旱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遏潮勢非江山淺逼使之
然也雲麓趙昂景安漫抄載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
而元氣昇降于太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
抑揚而人不覺衆家之議海潮潘洞之論勢頗爲當理而止云勢
逼而爲濤東海漁翁之論源近遠而分大小理亦近似而云地浮
于水其理間斷不若徐明叔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元氣升
降竇叔蒙之論濤符于月此說正與會稽石碑及趙景安所議相

合且月陰也潮水也皆應于易之坎卦爲用故易說卦曰坎爲水爲月于此可見是以三家之論爲得焉

焚紙錢之說唐王瓌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厲錢爲鬼事至是瓌乃用爲禳祓則是喪葬之焚紙錢起于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厲錢則自王瓌始矣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曰明器之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徽廟朝高峰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嘗怪世俗鑿紙爲錢焚之以徼福于鬼神者不知何所依據非無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欺鬼神可也李珂松窗百說云世既是妄人死而爲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顛倒沈迷豈復覺悟方其具酒穀列明器鑿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以妄塞妄也就隱曰焚紙錢之意蓋迹其漢瘞錢法原其本初恐瘞錢爲死者之禍及世

間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沿襲至唐而焚之其來久且遠而廖高峯遽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死葬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夫子不欲遽絕而以有無之中言之惟邵康節約古今而行之又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最爲通議今未究竟既死之後如何且酌中議之萬一幽冥中六鑿雖衆而一念沈滯不散不以此破惑無以解疑故知妄計但恐墮于未能免俗之中耳惟達者當以意解之云耳。

夷堅志載路真官行持靈驗處極多且行持符法自虛靖正一二天師傳度符籙于世亦是運自己精神真氣正心而驅除妖邪若自己神靈氣清心正之人鬼神亦自畏之況受正法符籙乎上帝好生慮有邪魔爲下方之患遂以天神應化人世用此符籙而誅除之實於助國行化不爲無補猶于自己積功立行可以功超仙列今也不然有無事取罪者妄意傳授符籙假此沽譽以苟衣食

行持治病則自帶親僕專備附體仍呼神叱鬼又且召役獄帝城隍且獄帝城隍可比人間監司郡守謂如人役僕隸受其利養處之無法尙不服使令不知汝有何功德有何神過以動監司郡守况獄帝城隍乎豈不自招陰譴而又要求財物作爲淫亂動違天律生不免于雷霆則死墮于風刀幽沈是誰之過歟

舊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爲蝗蟲謂蠶田園而食次變爲蠹蟲謂貨書而食又變爲大蟲爲賣人而食此切當其理原其今日之不肖子爲此三蟲恐未足以盡其實初父母未亡也憑藉父母祖蔭聲勢在外無所不爲朝出暮歸盜竊財物恣情爲非父兄以內有所主反持父兄家私事逼其婢妾至于掣肘或恐玷己遂爲掩蔽付之無可奈何及託前世甚至在外指屋起錢高價賒物低價出賣謂之轉肩及有指而目之爺健大郎父有因此淹抑或疾又增利錢候父母死還錢謂之下丁錢其或母先父亡猶且庶幾

若或父先亡而母存其爲害特甚初父亡得財產入手豈願母親及其財物喪去而母獨處甘旨不具展轉孤苦逮其親戚兄弟攜歸奉養此子則往彼爭喧取擾以其有挾藏之物反爲求索其親厭煩則付母還之復受岑寂或有兄弟粗給則興訟索分亦自有此等人資給以導其爲訟旣訟畢得錢浪費無歲月間又已空虛連及妻室而妻室及姊妹少艾素非役使焉能事人遂以妻或姊妹覓人畜養詐爲親戚出入閨門分甘忍恥食殘衣弊而妻輩以飢寒所困初似羞澁終則願爲間有妻輩家以力奪去及妻子輩鬻身事人及與所親者厚愛從彼棄此不肖子俱無所施則思舊所交遊者及父兄朋友而求索度日如此又不知以何處之矣

茅亭客話

宋黃休復

字歸本江夏處士

蜀亡先兆

聖朝乾德二年歲在甲午興師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二月除兵

部侍郎參知政事呂公餘慶知軍府事以僞皇太子策勳府爲理所先是蜀主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時僞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慶太祖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國之替興固前定矣

太平木

僞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父失其名因破一木中有紫紋隸書太平兩字將欲進蜀主以爲嘉瑞識者解云不應此時須破了方見太平爾果自聖朝弔伐之後頻頒曠蕩之恩寬宥傷殘之俗後仍改太平興國之號卽識者之言諒有證矣

木紋天尊

大中祥符六年絳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上有木紋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外郎劉公宗言遂繪事

奏聞奉聖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宮今川民皆闕畫供養之

陰吏點名

成都郡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于郡署令造漆器五月六日成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于穠葉間見天軍往來捕搜殺戮至夜遂下樹于積屍中臥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千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故無誤矣

夷婦貞烈

甲午歲五月天兵克益郡至八月賊支進猶據嘉州宿崇儀翰領兵討之軍次洪雅有卒掠獲一夷人婦頗有姿色置于兵幕之下每欲逼之云自有伉儷夜則交臂疊膝俯地而坐軍人怒許其斷

頸剖心而終不能屈堅肆強暴拒之轉甚三日不飲食以死繼之竟不能犯以非禮主帥聞而憫之使送還本家嗟乎雖蠻夷而能堅貞強暴者不能侵侮之中夏無廉潔者得無愧乎

盲女

庚子歲天兵討益部賊突圍宵遁主帥愍城中民使招誘出城大軍方入搜捕及平定後盡令歸家南市渠中有一盲女年七十八歲叫云父耶母耶兄耶嫂耶何處去不供給我飲食也其盲女爲飢渴所逼不知無家但怨呼父母兄嫂旦夕不輟有一鄰婦云此孫氏女三歲因患豨豆入眼父母憐其聰慧常教念佛書鞠養甚厚父死于輸給不迨母死于幽憤嫂因供給役夫中流矢而斃兄城陷而不知存亡更無親戚觀者痛心洒涕經旬或遇鄰婦問盲女存亡鄰婦云盲女不接他人飲食但悲號叫呼其親水飲不入口蘇而復絕七日而卒因憫而拾餘燼者材而焚之于盲女衣中

獲白金一兩遂鬻之以供僧畫像焉嗚呼城陷日似此者多矣獨書盲女者言雖鄙意有激焉夫家富財饒則禮義興矣財苟不足則禮義俱廢蓋人之常情也當是時也民家財物罄空窘迫尤甚豈謂鄰婦獨能拾餘燼之材焚燒盲女復于衣中獲金不爲己用與盲女供僧畫像奇哉鄰婦能于困窮窘迫之際存誠如是故特書之且今之見利忘義者不爲斯鄰婦之罪人乎

李吹口

永康軍太平與國中虎暮失蹤誤入市市人千餘叫譟逐之虎爲人逼弭耳矚目而坐或一怒則跳身咆哮市人皆顛沛長吏追善捕獵者李吹口失其名衆云李吹口至矣虎聞忙然躡入市屋下匿身李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刃刺虎心前取血升餘飲之休復雍熙二年成都遇李因問曰向來飲虎血何也李云飲其血以壯吾志也又云虎有威如乙字長三寸許在脇兩傍皮下取得佩之臨

官而能威畏衆無官佩之無憎病者凡虎視人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藉之處須至月黑掘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淪入地而成琥珀之稱因此主療小兒驚癇之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剗艸牙無復疼痛凡虎傷人者衣服器仗乃至巾鞋皆摺疊于地上俛而復僵蓋虎役使所殺者人魂也凡有虎傷死及溺水死者魂曰佞鬼凡日月暈虎必交凡虎食狗必醉狗虎之酒也凡虎不傷醉人頃有一村夫入市醉歸臨崖而睡有虎來嗅之虎鬚偶入醉者鼻中醉者大噴嚏其聲且震虎驚駭落崖而斃此事皆聞諸李吹口者

閒談錄二

宋蘇 書

錢氏之有國也應西湖之捕魚者必日納數斤謂之使宅魚有終日不及其數者必市爲供之民頗怨嘆一日武肅大設一國上畫曠漢直鈞之事武肅指示命羅隱賦詩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

直鈞鈞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
自是盡得蠲免

許王尹京日因假奏太宗求繪帛千疋以爲服玩之資上命左右
出御衣服數箱示之曰此朕之所服皆浣濯再矣汝不知艱苦但
務奢華况府庫之中皆非臣之所有乃四方土貢萬姓膏血朕亦
與衆共之豈可以一身而枉費用乎終不之賜是知祖宗儉德雖
漢文之志亦何加焉

陶尙書穀本姓唐氏避晉祖名而改焉小字鐵牛

出鹿門先生集序

李相濤

出典河中嘗有書與陶云每過中流潛思令德陶初不爲意細思

方悟

道河中有張燕公
鑿繫柱鐵牛故也

黃寇之亂儒生多被擒戮未暇烹爨者用一驢駝二人交縛其足
于鞍上面相向于腹下有相識同罹此患乃謂曰何不幸相逢此

地

晉開運中馮道方在中書有人于市中牽一驢以片幅大署其面曰馮道二字道之親知見而白焉道徐曰天下同名姓人有何限但慮失驢訪主又何怪哉其大度如此

卻掃編

三卷

宋徐度

字叔立號
人屋吳興

劉器之待制對客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于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敲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者必貴人蓋嘗以其言驗之信然童貫既敗籍其家資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他物稱是此與胡椒八百斛者亦何異耶

劉待制安世晚歸南京客或問曰待制閒居何以進日正色對曰君子進德修業唯日不足而可遣乎

滕龍圖達道布衣時常爲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而滕方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狹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

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陽不覩以觀其所爲滕略無懾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公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趙康靖公槩旣休致居鄉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凡上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有間投數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與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與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黑多于黃中則黃多于黑近者二念俱忘豆亦不復投矣

功臣號起于唐德宗時朱泚之亂旣平凡從行者中悉賜號奉天元從定難功臣其後凡有功者咸被賜寢相踵爲故事本朝循此制宰相樞密使初拜賜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初除或未賜遇加恩乃有之刺史以上止加階勳勳高者亦或賜中書樞密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餘官則推誠保德奉義翊戴掌兵則中果雄勇宣力外臣則純誠順化每以二字協意或造或因取爲美稱宰臣初

加卽爲六字餘並四字其進加則二字或四字多者有至十餘字
又有崇仁佐運守正忠亮保順忠宣亮節之號文武迭用焉

倦遊雜錄

八卷

宋張師正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報
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
撫潛尸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孝義之美併
集其家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與目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
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介父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障
山民云熊于山中行數千里悉有給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
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帖職而西域獻獅子蓄于
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常率同列往觀或嘆曰彼獸也給肉乃爾

吾輩參預郎曹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
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比耶

韓龍圖贄山東人鄉里食味好以醬漬瓜啗之謂之瓜齏韓爲河
北都漕解字在大名府中諸軍營多鬻此物韓嘗曰某營者最佳
某營者次之趙說道笑曰歐陽永叔嘗撰花譜蔡君謨亦著荔枝
譜今須請韓龍圖撰瓜齏譜矣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循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于莆田烈往
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
二三子行此禮于是烏巾欄鞞行二十餘里望門以手據地膝行
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卽時李遵畫匍匐
圖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
惡陳復之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爲名對爲殿中丞日知嶺南

思州到任書與親舊曰使君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蟹之一文
兩個真實不虛又嘗曰平生得一對最親切者是生紅對熟白也
今之通遠軍乃古滑州之地滑源出焉中有水蟲類于魚鳴作覓
覓之聲見者卽以挺刃擊之或化爲石可以爲礪名曰覓石長尺
餘直一二千兵刃經其磨者青光而不銹亦奇物也

嶺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茅鱉草蟲曰茅蝦鼠曰家鹿蝦蟆曰蛤
蚘皆常所食者海魚之異者黃魚化爲鸚鵡泡擊去魚大者如斗身
有刺化爲豪豬沙魚之斑者化爲鹿

桂州婦女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至親者合
宴置酒以啗若不預者必致忿爭

今人呼奢麪爲湯餅唐人呼饅頭爲籠餅豈非水淪而食者皆可
呼湯餅籠蒸而食者皆可呼籠餅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著名之
所謂得非熟于爐而食者呼爲爐餅宜矣

零陵出石燕舊傳過雨則飛嘗見同年謝郎中鴻云向在鄉中山寺爲學高巖石上有如燕狀者因以筆識之石爲烈日所曝忽有驟雨過所識者往往墮地蓋寒熱相激而迸落非能飛也

沈香木嶺南諸郡悉有之瀕海州尤多交榦連枝岡嶺相接數千里不絕葉如冬青大者合數人抱木性虛柔山民或以構茅廬或以爲橋梁爲飯飯尤善有香者百無一二蓋木得水方結多在折枝枯榦中或爲沈或爲煎或爲黃熟自枯死者謂之水槃香今南恩高竇等州惟產生結香蓋山民入山見香木之曲榦斜枝必以刀斫之成坎經年得雨水所漬遂結香復以鋸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爲班點亦名鷓鴣班燔之甚佳沈之良者惟在瓊崖等州俗謂角沈乃生木中取者宜用薰裊黃熟乃枯木中得之宜入藥用其依木皮而結者謂之青桂氣尤清在土中歲久不待剝剔而精者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卷咀之柔韌者謂之黃臘沈香尤難得

有善諛者熙寧中曾以先光祿卿荐守番禺嘗啓王介甫丞相曰
某所恨微軀日益安健惟願早就木翼得丞相一埋銘庶幾名附
雄文不磨滅于後世

稽神錄

十卷 今本六卷

僞唐徐鉉

廣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每見馬矢卽取食自云嘗爲人飼馬慵不
能夜起其主恒自檢視見槽中無菽督責之乃取烏梅并以飼馬
馬齒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後因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
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

清源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窗夜坐窗外卽曠野忽聞有人馬聲視
之見一婦人騎虎自窗下過徑之屋西室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
人卽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忽爾肚疼開戶云如廁褒方愕
駭未及言婢始出已爲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
此怪所謂鬼虎者也

此條今本無

陝西周寶爲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冢棺槨將腐發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鉛粉衣服皆不敗掌役者以告寶親視之或曰此當是嘗餌靈藥待時面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卽命改葬之具車輿聲樂以送寶與僚屬登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輻車之上衆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于紫雲之上冉冉面去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于壺關伐木爲柵破一大木木中朱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珍寶者其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缺文乎吾以爲丙申之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畫置天之左右卽丙字也移四字外圍以十貫之卽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畢忽有一物長十餘丈高丈餘無頭
尾手足狀若土山自北岸出遊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沒出入俱
無縱跡或謂之土龍無幾何面馬氏亡

閩王審知初爲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啓初一夕村
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掘地
求之則皆倒懸上下其年審知剋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傳國六十
年至子延義立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時禾已收穫餘梗在田及明
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上下其年延義爲左右所殺
王氏遂滅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大峯鑿三字曰薛老峯癸卯歲一夕風
雨聞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峯倒立峯字返向上
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亡

又二條在第三卷

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相較之實三百六十有五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爲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奇三時所奇三時卽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百六十日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十七日有奇也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之際卽爲一月凡一歲十二月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期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嘗觀歸田錄載歐公家有一玉罌形制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爲碧玉在潁州時常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人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寶物皆藏宜聖庫有翡翠琖一隻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環于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細搗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已而衆藥悉盡犀屑猶存偶見一醫生元達者解犀爲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投臼中急搗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書大字用松烟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太乙宮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黃明水膠半兩許用水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蜆殼研至五色見浮采再添

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姜自然汁少許或溶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今醫家修製藥品往往一遵古法如本草炮炙及許學士方前所載亦既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泡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石銚火上微烙隨手漸剝極易爲力又不爲湯漬去藥味乳香沒藥最難研若作丸子藥則以乳鉢研略細更入酒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滓脚若酒糊丸則入酒研若以麪則入水研甚省力而易細且不飛走虧耗分兩

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十隻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鹽白而廉僕輩貪利以簞盛貯邱翁曰途中走鹵將若之何授汝一法可煨皂莢一挺置其中則無慮矣試之果然

凡衣帛爲漆所澆卽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卽以水膠溶開

少著水令濃以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著卽如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爲油澆石膏火煨研細糝污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試之效

驗漆之美惡有槩括爲韻語者云好漆清如鏡懸絲似鈞鈞撼動虎斑色打著有浮漚驗桐油之法以細篾一頭作圈于入油蘸若真者則如鼓而鞞圈子上纔有僞則不著圈上矣

昔人有誠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字此忠厚之至也然一時出于中心至誠未嘗深考字所以表德也古人以爲美稱殷人以諱事神而後有字儀禮祭文云敢昭告于某考伯某父稱字也子思子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曰云云爰盜之姪問盜曰絲能日飲幾何近世子由與坡公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稱中立先生非若今世俗既諱其名又諱其字也又今往往有台諱尊諱之語尤非是生曰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覆禮部韻載先帝廟諱曰諱今

上皇帝御名只曰名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

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搗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爲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爲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爲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椀角器毫釐必見響搗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班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爲真古其製作有雲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饕餮蛟螭虬龍鱗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余季反鳧雙魚蟠虺如意間絡盤雲百乳鸚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足三螭稊草瑞草篆帶若斡粘星帶四飾輔乳鐘名用碎乳鐘名大乳三十

之周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此合則以名之如雲雷鐘鹿

馬洗鸚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夜鼎齊侯

鐘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鐘大曰特中曰編鼎尊彝彝舟有耳而

卣音酉又音由罍音器瓶爵斗有耳有流卣有流也卮觶之古切也角類

柱也有覆蓋是類罍豆獻底牛甗無切錠徒徑切又暉觚音

杯敦簋方其形簋類豆類甗無切錠徒徑切又暉觚音

爲形空足曰鼎志志鏡大方其寶切玉篇云似盃而盃五味之器也似鼎而

有蓋有壺其類方曰盃盃而盃五味之器也似鼎而

獻之陳義罍蓋類鑑作風盃而盃五味之器也似鼎而

盆篇云小杆磬鐸鐸鉦而鏡賦鍤金飾者物匱注盃即節鉞戈矛盾弩

機表坐旗鈴刀筆杖頭蹲龍或云廟樂與之物鷓車之具提梁龜蛇

硯滴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概難以盡備然知此者亦思過半矣

所謂款識乃分二義款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

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

漢間之器流傳世間歲月寢久其色微黃而潤今士大夫間論古

器以極薄爲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爲真古也

硯品中端石人皆貴重之載于譜記凡數家取予各異或佳其有眼爲端或以無眼爲貴然石之青脉者必有眼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特爲石之驗也眼之品類不一曰鸚哥眼曰鸚鵡眼曰雀眼曰雞眼曰猫眼曰菘荳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綠爲上黃赤爲下諺謂火黯爲焦然亦石之病且石之有眼予亦不取大抵瑕翳于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

玉出藍田昆岡本草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日南廬容水中外國于闐疎勒諸處皆善今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晉天福中平居誨從使于闐

爲判官作記紀采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爲三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源雖一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玉國主未採禁人至河濱大觀中添創八寶從于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學院召譯表語而後答詔其表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五百條貫主師子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爲難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當時傳以爲笑後果得之厚大踰三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臺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如點漆紅如雞冠紫如臙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

漿水又分九色上之上上之中上之下中之上中之中中之下下
之上下之中下之下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
至則以等比之高下自見今內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自甲至癸爲十榦自子至亥爲十二枝後人省文以榦爲干以枝
爲支非也

今之遠官及遠服賈者皆云天涯海角蓋俗談也頃在成都嘗聞
有天涯地角石暇時訪古及閱圖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
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
天涯石在大東門對照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在市人楊家園地
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
壞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
也

沙隨程先生嘗云頃于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拄項下吹曲其聲清

暢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攜一道人歸三衢亦喉間有竅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窒之不然水自窒中溢出每作口中語則塞喉間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者是此人否

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係蕃中禁權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卽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候雲氣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讐殺或云龍多蟠于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魚聚而嗜之土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則沒成片爲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叩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

雜記數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片而能
堅鮫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正黑又一說云
白者如百藥煎如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于臊
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于香本無
損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
坐客可用一翦以分烟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
云龍出沒于海上吐出涎沫于水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
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
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盡滲于沙土中魚食因龍
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于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輕者入香可
用餘二者不堪曲江鄧顥以爲就三說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論
不同未知孰當以愚見第一說稍近

八十一萬歲 李太白詩云拜龍顏獻聖壽北斗戾南山摧天子
九九八十一萬歲歲歲長傾萬壽杯予嘗爲聖節詩用八十一萬
歲事或問有所據否因舉此且云道藏雲笈七籤二帙混元聖記
云混元一始萬劫至千百成百成亦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太初
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爲太初之師又自太上生後復八十一萬
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

禍雙 荆公金陵懷古詩逸樂安知與禍雙雙字最佳史龜筮傳
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

擲火萬里流鈴八衝 四目 杜牧之詩老翁四百牙爪利擲火
萬里精神高蓋用天蓬咒蒼舌綠齒四目老翁而今本誤以目爲
百爾擲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衝之語而東坡亦
用之于芙蓉城詩云仙風鏘然韻流鈴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 東坡宸奎閣碑銘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曜

得道非有師傳蓋出入師經吾今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也
退之用字 退之孔殲志銘云孔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
據說文廿而集反二十并也卅速達反三十并也卅先立反四十
并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爲四字銘今刊正書者改作三十八
非是

黃石白猿 杜牧之詩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蓋出庾信宇文
盛墓志云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
滕王閣記 王勃滕王閣記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蓋宗庾子山華林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旂一色
退之用丞輔字 田氏先廟碑銘訖其外庸可作丞輔乃用呂氏
春秋晉文公出已反圖介子推不肯受賞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
遍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
露雨云云而刊正者以丞爲承其未知此歟

作詩下字來歷 史記秦虎狼之國也唐史太宗龍鳳之姿而子

美昭陵詩云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各易一字最爲妙處洪氏

辨証謂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鷗能鳴用莊子不下用列子語于

此見其用出處下字之法

莊子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荆公用麥氣字 荆公晴日暖風生麥氣蓋用何遜新林分別詩

麥氣始清和

樂天詩 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

荆公用歸字 荆公詩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妙甚歸字蓋老

杜紅入桃花嫩春歸柳葉新李白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意老

杜花遠重重樹雪輕處處山可作畫本

蒲桃 琵琶 調笑 司馬 樂天詩羌管吹楊柳燕

姬酌蒲桃 銀含鑿落盡金屑琵琶槽秦再思記異錄溫州

朱史君有一妓善胡琴忽亡念之追悼詩云魂歸寥 魄歸泉

只住人間十五年昨日施僧裙帶上斷腸猶繫琵琶絃琵琶字亦仄

聲

音書阮咸傳唐元行冲傳調笑音調打嫌調笑易斂訝卷波遲笑

白攬打曲名

酒淚連盤疊蒲桃又對東溪野枇杷上林賦枇杷蒲

桃皆無音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

歲重陽武元衡亦有唯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尙相從

轉席 今新婦轉席唐人已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氈

褥錦繡一條斜

楚史檣杄 二卷

無姓氏

楚莊王問于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安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

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偏國驕士民哉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于國莊王見而問其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弟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人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怠遂得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將相遂成霸功

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土有及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于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死矣今子特艸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于

說人主不與子比賢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其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費咎血成通塗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併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併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併之蔡不用子猛而齊併之吳不用子胥而越併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得賢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王遽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見寡人者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色加諸寡人故用子之諫明日命曰有能入諫者吾與之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役

幙府燕閒錄 十卷

宋畢仲詢

鳳州人
推官

唐末錢尙父鏐始兼有吳越將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

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填築西湖以爲之當十倍此王其圖之鏐謂術者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乎有國百年吾所顧也卽于所治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霸吳越凡九十八年矣范文正公嘗爲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使師魯見之明日以示尹師魯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後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謂轉運爲部刺史知州爲太守誠爲脫俗然今無其官後必疑之此正起俗儒爭論也希文撫己曰賴以示子不然吾幾失之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爲世所貴尹師魯讀之曰此傳奇體也

吳參政少以學究登科復中賢良爲翰林學士常草制以示歐陽文忠稱之因戲曰君福至心靈歐陽文忠在翰林日常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于前文忠顧曰試書其事同院曰有犬臥于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文忠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曰內翰以爲何如

池州進士鄒闓家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侵晨啓戶見一小箬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數十事約重百兩殆曉寂無追捕者遂挈歸謂其妻曰此物無脛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聞左股上有物蠕動見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撥去之未廻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蟲隨足而碎復在闓胸腹上矣棄之于水投之于火刀傷斧斫皆不能害衾裯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闓甚惡之遂訪友人之有識者曰吾子爲人所賣矣此謂之金蠶近至吾鄉雖小而爲禍頗大能入人腹中殘齧腸胃復完然而出闓愈懼乃以挈籠之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卽得暴富矣此蟲日食蜀錦四寸收取糞乾而屑之置少許於飲食中人食之者必死蟲得所欲日致他財以振之闓笑曰吾豈爲此也友曰固知子不爲也然則奈何闓曰復以此蟲并舊物置籠中棄之則無患矣友人曰凡人畜此蟲久而致富卽以數倍之息并原物以送之謂

之嫁金蠶其蟲乃去置于原物中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豈有數倍之物乎實爲子憂之闔乃仰天嘆息曰吾平生以清白自處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遂歸家告其妻曰今事之固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爲後事乃取其蟲擲于口中而吞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慟謂其必死數日間無所苦飲啜如故逾月亦無恙竟以壽終因白金之故亦致小康豈以志誠之感不爲害乎古之幘頭自隋以前只是皂繪幕其首唐馬周始製四脚繫于上二脚垂于後又加巾子制度不一武后時賜臣下巾子謂之武家樣又有高頭巾之名明皇賜臣下內樣巾子又裴冕嘗自製巾子謂之僕射巾自唐中葉以後謂諸帝改製其垂二脚或圖或闊用絲弦爲骨稍翹矣臣庶多倣之然亦不妨就枕予家有陳宏畫明皇裹頭坦腹仰臥吹玉笛圖有鄭谷詩云玉階春冷未催班暫拂塵衣就笏眠其便如此唐末喪亂自乾符後宮娥宦官皆用木圍

頭以紙絹爲襯脚用銅鐵爲骨就其製成而戴之取其緩急之便不暇如平時對照繫裹也僖宗愛之遂製成而進御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幘頭二脚上翹四方僭位之主各創新樣或翹上而反折于下或如團扇蕉葉之狀合抱于前僞孟蜀始以漆紗爲之湖南馬希範二角左右長丈餘謂之龍角人或誤觸之則終日頭痛至劉漢祖始仕晉爲并州衙校裹幘頭脚左右長尺餘橫直之不復上翹迄今不改其製予幼年嘗見先祖文簡公舊物中有幘頭羅一段織花額頭界道必是臨時裁剪而爲之文簡公畏漆應舉時猶裹羅幘頭其後服紗漆者須隔年製下乃可戴今時以垂脚素紗者爲纏繞不知起于甚時

國子博士王某知扶風縣有李生以資拜官每見王輒稱同院王不能平因面質曰某自朝士與君名位不同而見目同院何邪李生徐曰固知王公未知縣事時自是國子博士謂之國博某以納

粟授官亦穀博也豈非同院乎王爲之大笑

故事邊郡納粟三千斛授本州助教岐山王生納粟授官以厚價市駿馬猶不如意每以爲恨嘗騎過市醫士李生滑稽能諛遮道謂曰君馬新市其價幾何曰一百五十千李生盛稱壯健以爲價賤王怪問之李生曰馱得三千石穀豈非壯健耶

博異志 一卷

唐谷神子 名述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賚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詩令使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匹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舡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

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不數里忽有赤鯉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腸得金錯刀子宛然是誤送廟中者昌齡嘆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嘗聞葛仙翁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